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目錄

知府

廖謨　田濟

余瓚　康厚

劉溥　翁相

王之士

通判

于訓

知州

蕭深

知縣

向朴　甄[illegible]

章恍　王州

段豸　唐音

姜湧

典史

周縉

訓導

趙熹　劉昂

金陵黃應登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梓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

直隸

布政

北平左布政張昺傳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戶部侍郎特以爲北平左布政使靖難兵起昺爲飛章奏聞吏李友直竊其藁以獻　成祖持以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遂令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城守衛昺與都指揮謝貴督軍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

門　上復令朱能等以計擒昺貴夜奪九門乃下令
安集城中親詰昺昺不屈遂斬之及　上郎位族其家
口十四人既而夢昺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棄仍逮
姻黨數十家謫戍邊郡宣德初釋之

北平布政司叅議成璡傳

成璡揚州興化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代州學正敎諸生有規矩以薦陞蔚州知州州為政清肅蔚臨邊境璡與守將協力修邊備民賴以安　上起義之初璡率壯士來謁賜白金百兩命還守蔚州璡復招邊卒勇敢者得二千人以進　上嘉之俾典兵餉仍協力守城多著勞勤　上卽位命為叅議將大用之至是卒遣官致祭贈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賻其家白金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官其長子傑為行人

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君彤墓誌銘

宋濂

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貳皆朝廷重臣苛察見淵魚僚屬重足立莫敢仰視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駡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

闍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鍛治竟誣伏君察其色有寃以計紿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衛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構其盜據己貲君得其情往白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

戮李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聽事吏輩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寖不悅民怨羣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君請守出共帥壯丁邀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鎭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署君爲郡治中至正戊戌爲漢兵圍城踰三月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關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

金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遯匿嵓谷
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
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
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君皆與聞贊决者甚衆
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
李文忠方議征進君轉輸軍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
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郎位郊祀
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
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
降諸處印沙汰荆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

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由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輸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惟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旨還京值疾作而終享年五十有七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坤墓志銘

朱賡

嘉隆間當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主盟海内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子國縉因習公爲古才吏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爲公壽公手書相倡和矯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末有名虀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筏徙家華谿晦其名爲千三公歿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

一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于人有緩急不惜傾囷振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鄭公業云母季舉子三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聞若辟歷聲者震而投於床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姿神韶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伊吾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公公靦然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

陽俗囂而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
狀得一切罷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民以
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毋亦繼物故喪毀骨立服
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閉
糴穀貴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脈
也一不通則閼血爲患矣五霸猶恥之而況四海一
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分導富
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糴踴者平矣又議於常
之外多請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
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

亢災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琵政記已召爲儀部郎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亡弗延頸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郄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而文乃益工不虛耳戊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

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徭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若鷙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檟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卒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鷹剿者如鷹之搏兔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懾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圍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

公日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嚴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休於榜皆懾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覷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葢公以鵰剿行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戰爲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做古偶稍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官以歸而黄冠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黄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訌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龎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實不知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夔
於麗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無所不讀於
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不爭奇
於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
稿率雄渾浩蕩眞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
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匃其殘膏足雄視儕
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
價於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
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
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樓啓

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公平生所當升沈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虛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躋上壽以終將不爲異人也與哉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傳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常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河間守廖君謨墓碑　王直

廖氏故泰和儒家君曾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名當時祖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謨字文績幼讀書穎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穎上令爲民去弊興利民甚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內艱改長沙令長沙令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來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

經略其地與夫輸送之往來者日相接於途君承上
撫下曲盡其宜民賴以不擾旱則躬禱雨輒應邑有
虎爲害民設機穽不能止君禱於神虎爲之屏跡士
大夫歌頌焉秩滿陞刑部主事明慎折獄尚書魏公
嘉奬之舉爲福建按察僉事閩去京遠且富饒爲吏
者多不檢君獨持風裁衆稍畏戢然亦思中傷之及
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雨買雨具令慢君君詈辱之
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爲達官者惡君辱其令左右之
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已治民一如爲令時吏畏其
公民懷其惠守缺僚屬奏願君爲守民伏闕請者亦

歎于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戴之如父母正統戊辰八月卒於官年五十六予少時又與君之先考教諭先生同遊鄉校最相好見君幼時聰敏英發最奇君及君廷對于讀卷殿廬得所獻策而進之君在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爲文其才思湧出千百言可立就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邀舍爲守令治績皆無愧於古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惜哉

真定府知府田公濟傳

田濟陝西麟遊人成化六年由進士守大名改守真定下車初裁吏弊治民隱興學勸士鋤强扶弱明年夏秋瘟瘧交作遂施藥以療疾苦死無依及屍暴露者給棺殮之歲災荒斗粟百錢餓莩盈途濟不待上報開倉賑濟分糶官粟三萬餘石募其市價每米一斗銀五分絕多糴販糶之徒又巡歷州縣賑過糧米二十七萬有奇全活者不可勝數性剛直不屈勢要定國公弟徐永宜殺佃民濟即奏聞問擬充軍平山民常清武强民解拱等十數人被誣强盜獄成至郎

釋之共冤衙詞訟剖析均平不待拘執而自來成化六七年間旱澇相仍倂欑部泒猪羊鷄鵝皮張等項以十分爲率乃具奏減免五分永爲定例戶部泒豆萬石設法措銀九十餘兩差人納之及八年九年饑饉薦臻將戶口食鹽糧鈔具奏折收米豆存留各驛支用又因站牛𣝛運貢物不前累及小民乃奏以驢代之甚爲民便曲陽產有缸䃰土歲起車搬運赴京民不勝勞奏令各站轉運以蘇民困本府該買馬三千二百餘匹奏准通行各處俱免數萬餘匹蒞政八年境內大治民賴以寧

眞定府知府余瓚傳

石珤

余瓚字宗鎭京都人也舉進士爲戶部主事員外郎擢眞定知府先是邢簡爲眞定寛平愛民號爲不煩田濟亦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尚嚴明洞見吏事訓敝毅然振作議均徭法定爲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什之一州縣注諸籍歲有所用則稽閱取之民以爲便吏有貪緣爲姦者輒逮捕以故無敢撓法又奏定馬政條格纖悉備具大約以寛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必進諸生於庭問民間疾苦或時較藝獎進人材士民大感悅郡中稱治然性簡

伉不能規規下人舜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議毀者多言其擢才他日御史劉某者當按眞定意欲䌌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刺瓚瓚聞之僩儻大笑曰是將嗛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者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迺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即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

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至使者柯忠構許移知黃州府未至道卒墳羨姿神善持論遇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輳咸宦貴人過者公儀之外私饋不行州縣亦倚以為重卒放而行之民大省既被薦後至言治者遂有白地等錢視贗售法增利數倍他循役日益繁閭閻委巷之間咸歌謳與思吏不少頋蠹賄蝟集聚斂朘削不可復制矣墳沒後數年西北用兵大司馬馬公每稱其才可任重託會閱各郡儲粟惟真定至數萬石視他郡為多復言之朝加封爵云贊曰都下多四方賓客名卿鉅人士生其間聞見自博

往往有涇渟閎衍之意然五方俗雜侈汰相矜修姱媮媠波委成習故登仕籍者咸不能吏事敗賕[illegible]閒者時有之若余眞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復緣以儒接踵趙張可謂不係於類哉至其睥睨一世寧折不撓則亦不免漸燕趙之故風與

順德知府康公厚傳　　李濂

康公厚字本淳河南祥符世家也大父榮永樂戊子鄉舉仕爲荆府紀善父信號默菴景泰丙子鄉舉歷興安定平陰陽城教事世以儒爲業默菴庭訓素嚴公甫齔即令誦小學習幼儀稍長日課其文字親爲改竄由是業大進迨弱冠領成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授丹陽尹時父已致仕里居乃迎父就養父日訓以守官字民之要公服行惟謹在任凡四年以寛平見旌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九江直隸鳳陽諸郡監督商稅軍儲風裁峻整所至肅然

會蒙　恩受勑命推封父母弘治戊申父卒守制還服闋復除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乙卯監應天鄉試公察知弊端綜覈嚴密而夙弊一清是科得人爲盛在南臺前後八年著清白之聲丙辰彼薦擢知浙江之溫州府溫僻在海壖軍民雜居號難治公涖以清簡郡人安之又更張蠹民者十餘事人皆稱便公爲政雖尚寬恕及聽利害則毅然不可奪故溫之三衛二十三所素恃伍籍黠悍皆畏憚斂戢公構戲綵堂於官邸迎養母孺人卒去任百姓遮道留公號泣羅拜庚申服闋改除直隸順德府知府時公父母俱逝

乃迎伯兄於官邸㬋養鄉人賢之順德故衝要郡歲
且饑民多流徙公極力賑䘏存活者甚衆大理寺丞
海陽吳公以督理賑事至乃歎曰賢哉守乎眞無愧
古循吏觀風使者累薦公可大受癸亥奏績銓曹書
上考嘗遷公引疾乞骸骨不允還郡復上章懇辭允
之正德改元詔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公應詔進亞
中大夫築晚節亭於後圃蒔花竹與里中諸耆舊招
邀飲宴以樂太平庚午病卒年止五十有六
論曰漢宣帝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怨歎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郡

守不得其人則民生何由遂天下何由理耶康太守
爲縣尹四年爲御史八年蹟業彰聞已久始得擢守
二大郡是故任郡則民懷去則民思之余自釋褐往
來京師必道順德而順德之人至今談說其惠政不
休嗣余宦浙東每遇温州士大夫又往往稱其守已
愛民之實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康太守之謂也

順德知府劉君溥墓志銘　　毛澄

新城劉君潤民以正德戊寅三月卒於家君諱溥潤民其字別號博菴自幼聰穎邑庠丁祭陳俎豆輒欣然往觀之一日祀先從尊行後儼若神之歆於上者其不凡類此既長游鄉校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數百里外君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年十七入縣學成化癸卯中山東鄉試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永寧知縣教民耕作租調日務蓄有積盜設禁防之盜用衰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君立條約率之邇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君曰此大儒

講道之所庸可泯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母喪去任民遮道泣送之服闋復除蒙城縣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人者誣爲仇家擊石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君曰汝晝擊弗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讋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嘗勘亭晉皇莊直其地與民主者斷之不聽卒致誣奏被逮而氣弗少挫修紫荆關隘成當道爲之薦以考最賜勑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南畿觸吏有犯率親鞫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奏命

從宜行事君乃薄輸納均貿糴借周於富室僚者給饘粥病者予醫藥子女鬻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無慮萬人死則爲義冢瘞之後人爲立石以識遺愛災傷之地或躬自存視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臣蒞郡村閭災荒未之聞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一樓相傳有祟不敢居君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其上竟無他庚午奏計逆瑾黨與不法事冊旨明年春供事南郊連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盜流劫屬邑君設法殲爲之備果獲首功總制陸公薦其才賞以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君

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鄒
極言劾之遂罷歸築亭塋側扁曰興思歲時瞻拂以
志夙木之感忌日雖疾猶強起過悲疾劇不起距生
天順丁丑三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二爲人襟度坦
夷與物無忤好激勵後進聞人有善必錄之尤厚故
舊貧不能葬者恒助之或稱貸不責其償弟澤及從
兄實子女皆爲之娶嫁居處服食一視之不少異鄉
人以爲難居官惟以守已愛民爲主所至問民疾苦
盡心於事晚年雖未究其用然稽諸平生操履亦可
無愧矣

廣平太守翁公相墓表

茅坤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與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所自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與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與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於其阡以為閭里勸乎予唯唯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山公之少為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為縮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洙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士省因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舉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轂以騶顯當世公獨嘿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詘以為迂甚且疾視而推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兩人亦遂為縮帶交公授虞衡司主事與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

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諱堯鈴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循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傴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衆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拔故事畿以内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

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尉稍稍不給公獨
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
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
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
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
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郡稍後者公免冠頓
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即朝廷責
尊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為
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
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公病

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郡署似直塞候守二千石似汲淮揚孝父母友兄弟寡寳容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法公也生間道矣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

惜也公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以公所自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書而鑱之於墓之左者如此

直隸河間府知府王公之士墓志銘

于慎行

公王氏諱之士字吉甫自號少菴其先瑯琊齊也世居青城鎮六世祖貴徙家鄒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琭隱德弗耀曾祖晟爲博士諸生大父黃山公諧以明經爲鄢陵教諭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盧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鄢陵延名師授經文業日進趙公孔昭爲鄢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隆慶丁卯

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
傷咸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戶部員
外郎奏績謁告覲親出補故官遷寧國知府以外艱
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
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與列公兩臺不與聞也
公用歸臥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
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
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
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
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然公得遂

始圖歸視甘旨若將終身乃無何不祿矣悲哉公爲人性資坦夷色笑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愼所至見稱釐革興建皆有可紀穎有軍尉其橫恣不法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中震栗以江界部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制公發兵傳檄深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絕宴餽務爲節約卽故人所厚但以卮酒往勞不煩公帑河間城東南地洿雨水流潦方舟而陸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未

及爲植公復爲五橋於東連亘六里民不病涉也別駕治果以羨金奉固邻者三固進者三不忍其槐也受而屬之主藏適有平糴之役取諸庾而賦焉其廉而不劌如此河間民婦趙年十六無故而死公手其牒心動如聞有鳴咽聲亟使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緣謀趙趙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介少年並擊之斃焉遂具成其獄而旌趙之烈郡稱神明矣所至興學右文薦士類恩禮甚備其所甄奬多成梓名然公爲吏以質行自任不飾名迹又好以縄法操下聽獄比無所阿私故常爲僚吏所憚屢見中傷出

又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鄉尤有恩施常舉子錢千緡閭里中大饑遣書伯子盡折其券門外貧肆有抉笥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憮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探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貨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他鬻其惠愛皆類此

直隷順德府通判于先生訓墓志銘　藍田

于先生諱訓字文敎萊陽人也嘗令無極者七年後去而倅於順德無極爲之立生祠曰昭德倅順德者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爲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言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爲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生於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卯卒先生早爲學官諸生嘗學而文卽㢋與諸生羣諸生亦自以爲㢋及領屢屈於塲屋乃以貢爲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

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泣而辭曰我未能子也後改無極而無極故稱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庭下語之曰若民也奈何不法乃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刃其從父大言曰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履堅秉貞關節不得通捕之益急乃自縊而死學宮日敝先生曰淫祠可毀而用也乃齎其木石於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廡庖室輪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教勃興矣滹沱河溢而決漂沒田舍以萬數巡撫徵六郡吏卒治其隄防曰是役也非

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招來伐買薪石增卑培薄隄防繕完人不怨咨順德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縣按二臺檄委旁午先生上承下御遍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於京屬吏有以賄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於法內黃有殺人疑獄二十載不决先生往讞之遂釋畿甸流賊之變先生從官軍討之將校貪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幸而不死賊而乃死於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蓋活被虜者幾萬人云先生寛簡沈靜或數日不答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歸休於西峯

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臧否人賓客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爲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而愈精明杖屨往來逍遥容與老稚扶携笑樂皆曰西峯翁眞鄉先生矣邑令學宫飲射先生爲賓及詢以政事輒辭曰昏瞶無所知也

深州知州蕭伯辰傳

蕭伯辰江西清江人永樂初知深州循良愷悌清慎廉介十年七月當凍雨兼旬漳河漲溢滹沱壅塞失其疏導滀濤洶湧衝擊城垣居人駭散伯辰度城郭卑洿將罹於患徙民之耆稚暨官府之圖籍公私之儲偫置高原田舍具舟編筏以待之水至身先士卒攬薪負木運土石以拒之力弗支迺率衆避去其廨亭廬舍千楹萬桷傾圮漂蕩無復完存而人失居業聽政無所戊戌卽嘗避水之地去城三十里曰吳庄者芟蕪劃翳相其爽塏得以綿蕞從事巳乃奉城隍

陞之主寓土祠中祭告以故請於朝遂定厥居造井屋立廛市地因民之久弗理者材取水殺而僅存者隸假力卒之在官者閱歷三載而後學官黌舍釋奠講肄有所壇壝祠宇燎瘞祈報有常倉囷帑藏財賦廪祿有容賓使有館檄傳有郵於是州之人去卑洳而即爽塏者伯辰之惠也後陞南京刑部郎中民至今稱之

獻縣知縣向朴傳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授獻縣知縣值兵荒之後朴闢荆榛教民農桑流移復歸北兵南徇獻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爲保障計城破懷印綬自盡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祠

三河縣知縣甄公鐸傳　李濂

甄公鐸字文振祥符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游邑校故少保巡撫侍郎于公謙器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禮部卒業太學景泰丙子授保定府定興縣知縣定興竊邇京輦號難治公下車剪鋤頑兇撫慰良弱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遞馬匹及櫃杠什物堆垛縣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遞運不前公立法編定牌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櫃杠弗泛給由是民力寬舒農種不廢邑中有一二黠豪賕結京要官爲親識素與邑長

抗蔭相往來適傀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黠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辯定與民無男婦長少及籍戎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辯公冤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於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爲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幞頭者厲聲曰既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竦大驚乃虛心鞫審事遂白詔調宅邑定與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與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服闋補文安公分民上中下三等

躬親察驗弗憑里胥言賦役均平罔有怨讟又教民
植棗差其勤怠行賞罰今蓊欝成林父老指示幼
者曰此甄公桑也此甄公棗也其遺思在民如此秩
滿攺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
李不終日囊槖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可
留因相率各出微贐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强從之
曰吾抵汴即追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旣至汴即遣馬
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爲近代未有也丁未七月
公卒得年七十有八
論曰余曩入楚聞嘉魚李公承勛云國家取士以科

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人爲尤盛何也葢科專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擧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敦本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敢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膺貢者窘於遲暮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子女家計又從而驅迫之鮮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介踐方之死靡變雖摧挫百至而卒不少回如吾邑甄三河者亦由貢出身也姑迹其返馬於邑一事時壽春茁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屬者

令競苞苴竭澤咋枯猶弗飽厥饕部使者不以爲異顧嘉其能而颺薦之此民生所以日益困也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吉哉斯言帝王經世之大法其在是哉其在是哉

臨城縣知縣章公忱傳

章忱浙江會稽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至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而券稅牒有久不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幷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博民據罔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

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修學宮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旣又買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不勞而舉公暇則引諸士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孝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女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之病或以訟至庭恍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之義民多自慚惕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卷案已成審知其冤力爲辨之乃得反異郡帥以非公事役邑民恍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

太僕寺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有左春坊謝遷撰記

安平縣知縣王公翊傳

王翊河南許州人正德三年知安平先是民多爭訟邑弟能析輒怨之府故府檄勾稽無虛日翊隨事剖析迎刃而解曲中其情民自以為不冤府由是無怨者而聽案疊寂雖隣邑求直當道亦往往乞下翊其明斷類如此視學政久弛風化漸漓迺圖修舉自堂號齋舍廟廡門垣次第加繕自敎事常規外別爲私程以課進修政暇親爲解經日移弗倦而犒賞有格供億有常士始知學邑有社学久爲人占翊復之擇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每里仍立一區擧弟子而

教之朔望考閱以勵勤志河間與定神武三衛屯則在安平軍士相沿不奉約束朔以為既居吾土不從吾教可乎脫有他變責將誰歸因立屯老編總小甲以聯屬之申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即繩以法辛未羣盜起畿甸攻城屠邑所至淫掠朔築堤挑塹高城深池幽為捍禦賊屢窺城以身督民兵奮死守之卒保其城及擢德州守北行民遮道攀留悲隨如失怙立去思碑

棗强縣知縣贈太僕寺少卿段豸傳

澤州志

段豸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强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棗强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棗强當其定河南之衝士廣而城舊且圯豸受之乃規畫為必守計築城濬池修葺樓櫓選丁壯除戎器設邏卒捍遏甫定賊陷劇州涉河薄城下豸親援桴鼓誓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却爲豸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御將宋振帥師數千營縣東十里

豸求援不進閱三日城陷豸身中數矢一鏃貫目以
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
衞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廣平府雞澤縣知縣唐公育墓志銘

洪朝選

嘉靖壬子冬十二月甲戌克菴唐君卒於京師其孤一麐奉君之喪陸走三千八百里歸於宜興是時四方饑於旱澇鄉縣盜書剽徐淮水溢河道堙塞一麐旦夜犯風雪崎嶇攘奪寇盜之中辛勤備至君子以爲孝君之卒也殯於館棺衾之外囊無餘貲一麐罷勉有無竭力營治還君數千里之外不借助治所一金之賻益君爲吏非義一毫不以自點雖無遺命而一麐曰不欲以此貽先子身後之玷嗚呼何其廉也

始君在縣以胃暑得疾及一㬥以省覲至則疾且亟矣因勸君暫息縣事稍休養君不從病革一㬥問以以家事不答先卒之夕沐浴就寢臨終言語不亂可謂達於死生之際已君少得疾幾不起父學正公令其廢儒業習君雖游於醫肆中日取四書誦讀之連晝夜不輟荊川先生於君爲從叔自習舉子業同筆硯又同舉於鄉最相善也君怡怡樂而先生嚴毅莊鯁然其剛果自立不詭隨於俗而相砥礪以古人之學兩人之操行本同故叔姪間自爲知己終其身雖所自立或少異而心事未嘗有間也鄉先生毛古菴

虞嘗道之聘爲諸庠士講學於道南書院其學一宗程朱絕不爲高奇超脫之論然實世俗所不道故聞而信者亦少君初不與負墻之列獨心慕之一日諸生散去乃造其門而執弟子禮焉古巷敎人實踐不以講說爲事而君飭躬勵行華不足而實有餘古巷最心許之莊渠魏先生講學於蘇州時君嘗會試北上乃辭不赴之吳門從先生遊先生之學淵然自深每示大易潛龍勿用之義敎人培養其性根君執經請正先生隨所問點化之大意以爲學同當求吾天然之知不專以聞見爲知也君信向專而用功確故

得君登其門皆爲入室弟子而魏先生尤稱君嘗與王順渠先生書曰近得二士其一人謂林君朝相其一人謂君益許以爲狷者之徒也君於爲學堅苦約嗇使筋力強固精神凝注志氣奮發然後於天下之物可喜可愕視之漠如也讀書必反覆玩索推見古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在師門有疑必問未得則思期於明辨而後已嘗錄在莊渠門下請質之言四書五經周禮凡若干卷而其所問難辨難之言皆用以居之日用循蹈等級截然有序不安意希高騖遠以徼時譽也旣講於家庭師友之間開當世名公傾意

務事之當世名公督君之賢一見自以為得益友至
於議論學術有所不同則不規規以阿從為事也屢
會試春官不第乃就選為雞澤知縣雞澤固瘠邑又
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京畿近邊方者率當儆備
差科之擾君為之均節裁省視民力所急與民財所
宥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贍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
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於府公曰上司各
行所見未嘗親覩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
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
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

于疋民不願鬻於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殉一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聞爭願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爲諸邑冠君蒞任一歲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項罪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宦劉御史豎牌坊君以民窮財詘姑紓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吏杖之君遂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君沈思良久乃曰劉御史吾與之亦頗相信爲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不利焉因寓書於劉而併以寃詞病狀示之事不果行范項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詖橫行閭里間人

思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卿家因推國卿而污其少妻比閭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度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謀卻其獄擬以和姦翻案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卑職性剛忤物終非循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原籍君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寨浮圖二堡上司爲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之役帙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列之民冒盛暑今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況虜騎果至亦决非堡所能禦也君所治浮

圖鹽又奸究策點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為固利不一而害百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殺巡鹽御史兼商言配鹽斤銀於縣歲溢額若干清軍御史聚絕軍產僉民頂軍以實伍君皆以為不可君於上司之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法之緩急上官之意指為趨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其意為民集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厲而不激因以見信者亦多有之其尤難者呂公祠建焉凡有職於其方者自巡撫而下麇集君獨稱病不往時惟同府劉

與君意合君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徵斂民有訟者府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爲某事也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以此獄無留人邑無廢事其所決遣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不深究也邑中當審差君親集應徭者於庭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與所關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人占田四項計官已免三項則以其餘一項畀一子之役其人丐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容有弊當具里於撫若按我冊籍已

定不可易也且小民猲弊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賜者比每年減彊半上自數十頃之貲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君諱音字希古別號克菴卒年五十有五子一奉舉進士仕南吏部有文學名

武清縣知縣姜洌傳

姜洌字宗源中都蒙城人也幼嚴重端方不苟訾笑家世貧早孤事母侯備色養侯嘗遘疾幾不起乃以身禱於神明願損己年益母壽侯疾尋愈鄉人推其孝授徒里中不獨尚文藝每每以行誼相淬礪嘉靖壬子以歲貢試於廷是歲秋領南畿鄉薦累上春官不第授真定曲陽知縣廉愛有異政薄賦輕徭上下胥悅嘗奉真保等處軍門令賞給邊官軍給資最公毫無染指歸且條陳邊事十策以獻軍門嘉獎允行兵衆胥悅因留木土以奉丙寅之秋北虜馳至隣邑

多昭者獨練習甲兵自持劒期與民同生死虜知戒
嚴從他道往賊得保無虞尋以才堪理劇調治武清
縣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勳戚閹官家一一繩之以
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若奉　肯名捕獲之下武清
獄賊黨嘯聚欲刼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
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寇盜亦感之如此第性甚耿
介常忤權貴人因事多掣肘自恨不能大展布於時
遂棄官還還時行李蕭然圖籍數卷而已兩縣士民
懷其惠澤俱尸祝之歸四凶後敝廬如斗大鹵田數十

虛然而以詩酒自娛人未嘗見其有感戚時也年七十卒於家遠近聞之無不痛悼所著詩文有槐庭遺稿予思荊藏之笥詳具本縣志中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潰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

文定寬為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為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也寧等不可改矣

訓導趙先生墓表　許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以疾卒於家先生諱鼐字玉鉉世為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燿先生生有美質少疾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人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上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攬

俗獷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
即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敎篤詩書
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
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沂陽時罔無怠九年丁內外
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
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
鄉里蹤迹紛囂安靜自頤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
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
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
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

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
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
後世予故刪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
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棗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李

劉公昂字孟頫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藩長史大父仲謙處士父偉鄉進士井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餽餼齎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

多為名士暴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業成貢禮
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罹內艱還沐服
闋改授襄強縣學訓導啓廸勸勵如在內丘時郡太
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敢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
堂上事辟不辦以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
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
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
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
於沐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
其人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

視之習靜僻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
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錄書香窩哀吟
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
之稱蘭谷先生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終